

紅樓夢考證



上海印書館出版

海上漱石生
鑒定

紅樓夢考證卷十三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聲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買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

蔣玉函以色悅人。以身事人。既已積趲有財。猶不肯放下本業。此之謂自甘污賤。正宜爲賤人之耦。至年紀大而改小生。尤爲無恥。

蔣玉函扮演秦小官。獨占花魁。把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。做得極情盡致。以後對飲對唱。纏綿繾綣。寶玉這時。不看花魁。只把兩隻眼睛。獨射在秦小官身上。欲知後世因。眼前作者是。寶玉此時。賞識秦小官。竊恐重遊太虛幻境之後。有不堪回首者。

寶玉神魂。都被蔣玉函唱了進去。後來淫賤花骨頭。不知神魂如何飄蕩矣。

寶玉回家。必將蔣玉函惜玉憐香一種情形。告知襲人。從此心寫心藏。定如葵心之向日矣。故後文傾心事之。亦欲飽嘗秦小官風味也。

作者借花魁以演花姓之人。特齒於倡妓之數。

包勇頭戴毡帽。身穿青布衣裳。脚穿撒鞋。身長五尺有零。肩背寬肥。濃眉爆眼。磕額長髯。氣色粗黑。一望而知爲忠直勇幹之僕。然而肉食者之肉眼固不識也。

包勇述甄寶玉一夢之後。頓改舊觀。惟有念書爲事。並能幫理家務。叫他仍在姊妹們一處頑。他也不去。就有引誘之人。亦不動心。畢竟無根柢之人。少貞恆之性。於是寶玉獨往獨來於天地間。莫之與京矣。蓮仙女史曰。張融風止詭越齊。高帝曰。此人不可無一。不可有二。若我寶玉。豈可有二。余曰。我字宜芳。蓮仙不欲。乃仍之。

賈芹管水月菴，以爲芳官等出家。無非小孩子性兒，便去招惹。豈知芳官竟是真心，別的女尼女道，均被勾上。惟芳官不能上手。賈芹設酒果招飲，亦不至足見美人安靜，芳官性情姿致，略似晴雯，不獨爲諸伶冠，且駕衆侍女而上之。襲人固遠不如也。然後知有過人之貌者，必有過人之志量。古人云：是真名士必風流。吾曰：是真美人必安靜。

作者特於蔣玉函扮演秦小官占花魁之後，寫一花芳官，以見花性不同，花品自別，輕薄之姿，烏能及馨香之質。

嗚呼！矯矯晴雯，已足爲美人生色，而芳官又克繼其後。其餘同被斥者，雖不盡寫，大抵不如襲人之淫。王夫人寵任襲人，驅逐諸美，是以莫邪爲鈍，鉛刀爲銛。復將大主山分脈，拋撇外牆，正樑偷換支柱，是更棄周鼎而寶康瓠。而其弊則在失明。顰冠子曰：兩葉蔽目，不見泰山。兩豆塞耳，不聞雷霆。襲人王

夫人之目葉耳豆也。泰山且不見。而何有於晴雯。雷霆且不聞。而何有於芳官。晴雯芳官且不知。而何有於黛玉。自古昏君用人。舉枉錯諸直。非惡直而喜枉也。不辨其爲直枉耳。方自謂進退人才。明並日月。豈知目蔽耳塞。措施乖謬耶。如是者國亡。夫國君用人。朝進夕退。朝退夕進。自知乖謬。尙可轉旋。惟男女昏因。一成而不可變。一變而不可復成。擯之者既爲淑媛。納之者必爲禍水。如是者家亡。王夫人爲襲人蔽其目。塞其耳。而又身爲葉豆。以蔽賈母之目。塞賈母之耳。樹木石前盟。易金玉怨耦。乖謬如此。欲家之不亡得乎。鳳姐因那夜不好。正惦記饅頭菴的事。偏平兒以水月菴匿名揭帖。誤說饅頭菴。嚇得鳳姐急火上攻。眼前發暈。哇的一聲。吐出一口血來。平兒道。水月菴不過女沙彌女道士的事。看什麼急。鳳姐聽了。方知是水月菴。定了定神。說道。我就知道是水月菴。原是我叫芹兒管的。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。頗

有聞雷失箸急智。然此時雖支吾過去。而寸心自訟。饅頭菴事終不能一刻去懷。此爲善所以最樂也。

賴大奉命拏回賈芹。並女沙彌等。若待賈政處置。殊費周折。妙在賈政衙門有事。賈璉得以便宜行事。省却無數筆墨。

第九十四回

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

賈政以衙門有事。水月菴事。卽命賈璉查辦。賈璉有心庇護賈芹。又恐辦得不合賈政之意。有擔干係。乃請王夫人之示辦理。頗似今之能員。

王夫人命將水月菴那些女子。帶去問他本家有人沒有。將文書查出。僱船派人送回本地。連文書發還。若爲一兩個不好。都押着還俗。又太造孽。可謂愚人之愚。豈知押令還俗。功德無量耶。

王夫人吩咐賈璉。究竟那些女子能轂回家不能。未知着落。亦難定擬。然則

愚人之愚。畢竟無益。

芳官如何下落。文內不紀。非疎漏也。蓋芳官其人。原在不足重輕之列。前之夜宴怡紅。所以襯托醉眠芍藥。今之冰心水月。無非借映輕薄桃花。陪襯之人。陪襯之筆。故寶玉不復繫情。文章不爲結撰。

蓮仙女史曰。使芳官皈依佛法。終老空門。似屬無謂。且未免僭紫鵲之分。若使發回本籍。得適所天。又覺寡情。不足以形襲人之淫。故作者特從其略。余曰然。

紫鵲在鴛鴦處。看見兩個女人。與賈母請安。問鴛鴦。知是傳試家的。且說兩個女人好討人嫌。一來便編一大套。誇他家姑娘怎麼好。老太太偏愛聽也罷了。還有寶玉。素常最厭老婆子。偏見了他家老婆子。便不厭煩。前兒還來說。多少人家做親不肯。一心要和偕們這種人家做親。誇獎一回。奉承一回。

把個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。此非寫傅秋芳美麗動人。正以見賈母心無定準。雖與薛姨媽訂定寶釵。尙有見異思遷之見。而況黛玉一無親人。安得不出爾反爾而敗盟哉。

紫鵲聽了一呆。便假意道。老太太喜歡。爲什麼不就給寶玉定了呢。此固紫鵲相試之言。然口氣之間。一若寶玉親事。本無所屬者。蓋寶釵之定。鵲固不知。黛玉之定。鵲亦不曉也。

鴛鴦正要說出原故。聽見老太太醒了。就趕着上去了。鴛鴦雖未將原故說明。大家以傅家婆子之言。未必確實耳。若云老太太心上早已有人。則與上文心都說活四字說不去矣。

紫鵲一路回來。一頭走。一頭想。道。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。你也想他。我也想他。我們家裏的那一位。越發癡心起來了。看他那個神情兒。是一定在寶

玉身上的了。三番兩次的病。可不是爲着這個。爲什麼。秦失其鹿。天下共逐之。豈知鹿固秦之鹿耶。是以逐鹿者雖衆。無非作非分之想。秦逐其鹿。斯得其正。紫鵑不知黛玉有前盟。故視逐鹿者無區別。其言亦遂涉籠統矣。你也想。我也想。其中尙包着一張家。

紫鵑又道。這家裏金的銀的。還鬧不清。若添了一個什麼傅姑娘。更了不得了。紫鵑之意。以爲秦之危。既有漢軍將入關中。何堪更有楚軍繼其後。豈知得鹿而掎其角者。固爲先入關中之人耶。楚霸雖強。其何足慮。至王爾調所說之張家。則不過如發難之陳涉而已。更不足道。

紫鵑又道。我看寶玉的心。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。聽着鴛鴦的說話。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。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心了麼。寶玉多情博愛。在紫鵑自不能無此疑。豈知弱水三千。只取一瓢飲耶。惜無爲寶玉白者耳。

紫鵲本是想著黛玉，往下一想連自己也不得主意，不免掉下淚來。以寶玉既見一個愛一個，則姑娘之事，且不可知。何況自家？又豈知花下閑談，憑他怎麼後手不接，也不短了。偕們四個人的用，早已連紫鵲姐姐算在其內耶？惜無爲寶玉白者耳。

紫鵲想要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，又恐怕他煩惱。若是看着他這樣，又可憐見兒的。左思右想，一時煩躁起來。紫鵲左思右想，不但爲黛玉煩躁，且爲自己煩躁。此時心事，尙是公私各半。又自己啐自己道：你替人耽什麼憂？就是姑娘真配了寶玉，他的性情兒，也是難伏侍的。寶玉性情雖好，又是貪多嚼不爛的。我倒勸人瞎操心，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。從今以後，我盡我的心，伏侍姑娘，其餘的事，全不管。這麼一想，心裏倒覺清靜了。此是轉念之間，把自己打算自己一層，全行撇去，專爲黛玉打算。故自啐道：你替姑娘耽憂，而兼

憂自己。又替姑娘耽什麼憂。況姑娘性情如彼。寶玉貪多如此。我之爲我。得不足喜。失不足憂。又何必攙雜其間。操此瞎心。今而後。我只盡我之忠。把自己之身。置諸度外。一心伏侍姑娘。爲姑娘打算。如此而已。至寶玉於我如何。我之將來。是否得與小星之列。此其餘事。我從此全不介意矣。此極寫紫鵲之忠於姑娘。不爲自己計之特筆也。若誤會書意。作爲紫鵲看水流舟。尙復成何紫鵲。其故作雙關二意。不肯明白透寫者。此紅樓不與人以一目了然。是其本來筆仗也。

黛玉性情難伏侍。襲人之膚見。無足怪。紫鵲似不應爲是言。而竟爲是言者。蓋有說焉。紫鵲屬望黛玉與寶玉成親。若以黛玉性情好伏侍。則其心猶涉於私。惟知其難而猶殷殷屬望。則純乎忠矣。此揚紫鵲之文。非抑黛玉之文。不得以紫鵲有是言。遂謂黛玉性情果難伏侍也。須知。

黛玉問紫鵲那裏去了。夾紫鵲道：「瞧了瞧姐姐們去。」黛玉道：「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麼？」紫鵲道：「我找他做什麼？此由寶玉遷怒於襲人耳。」然黛玉不知也。平空吃這一碰。

海棠萎而晴雯死。海棠開而通靈亡。萎固不祥，開亦不吉，是謂花妖。

漢昭帝時，上林僵柳復起。光宣帝之已奪位也。怡紅院海棠萎而復開。光寶釵之已奪婚也。皆咎徵也。

黛玉聞老太太們都在怡紅院看海棠，忙扶了紫鵲過來，與賈母等人相見。維時史湘雲因叔叔調任回京，接了家去。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。李紋、李綺因見園裏多事，李嬌娘帶了在外居住。美人寥落如晨星，麗天令人惆悵不已。然晨星之中，尚有啓明，足抵繁星之燦。再一轉瞬，而晨星亦無存者，能不爲大觀園一慟耶？

大家說笑這花兒開得古怪。賈母道：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。如今雖是十一月。因節氣遲。還算十月。應着小陽春的天氣。這花開。因爲天氣和暖。是有的。賈母扭捏牽強。僅解說花不應時。至萎而復開。無可解說。蓋心中未嘗不以爲不祥。以在怡紅院中。不忍作是想。並不忍爲是言耳。故強作解人。以爲無足怪。若在他處。則早已命人斫去矣。王夫人道：老太太見的多。說得是。也不爲奇。此與賈母同爲一說者也。然隱然有姑妄信之意。邢夫人道：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。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。必有原故。此不以賈母之言爲然。而暗駁之者也。然吉凶之理。亦不能測。李執道：老太太與太太們說得都是。據我的糊塗想頭。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。此花先來報信。此仰體賈母之意。而爲是吉祥語也。然亦胸無成見。探春雖不言語。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。大凡順者昌。逆者亡。草木知運。不時而發。必是妖孽。只不好說出來。此

獨具卓見。不以祥瑞之言爲然者也。然所見不在今日花開不順時。而在平日賈母王夫人所爲不順理也。口雖不言。心乎憂矣。大有悲天憫人之概。黛玉聽說是喜事。心裏觸動。便高興說道。當初田家有荊樹枯而復榮。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。舅舅喜歡。那棵樹也就發了。此又牽強綰合。而以爲祥瑞者也。然因李紈之言觸動心事。致偏所見。既非見理不明。亦非貢諛獻佞。於是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。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。狠有意思。此又因林黛玉之言釋憂疑而爲歡喜也。聞吉語則喜。固是人情。況花萎復開。不比當花忽萎。偏於吉兆。無怪其然。余故曰。探春之憂。在人事。不在海棠。

正說着。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。賈赦道。據我的主意。把他斫去。必是花妖作怪。賈政道。見怪不怪。其怪自敗。不必斫他。賈母聽說。便說誰在這裏混說。人家有喜事好處。什麼怪不怪的。若有好事。你們享去。若是不好。我

一個人當去。你們不許混說話。賈政聽了不敢言語。趑趄的回賈赦走了出來。杜儉不賀九月梨花。王求禮不賀三月瑞雪。未嘗無見。然不賀可也。或自家修省可也。乃當君親以爲祥瑞之時。必欲出此拂逆之語。真是笨伯。

賈母高興。命備酒席賞花。並命寶玉賈環賈蘭做詩誌喜。此非真心行樂。因賈赦之言拂意。矯揉造作以解穢耳。

賈母命李紈念詩畢。說道。我不大懂詩。聽去倒是蘭兒的好。環兒的不好。晉郭誦入洛觀伎人歌。言佳。石崇問何曲。誦云不知。崇曰。卿不知曲。那得言佳。與賈母同一可笑。

寶玉見賈母歡喜。更是興頭。因想晴雯死的那年。海棠死。今日海棠復榮。晴雯不能像花死而復生。頓覺轉喜爲悲。此題中必不可少之文。又想起前日巧姐說。鳳姐要將五兒補入。或者此花爲他而開。也未可知。却又轉悲爲喜。

依舊說笑。寶玉想來想去，只將海棠例侍兒，絕不爲自家休咎介懷。此真神瑛見界。

五兒固晴雯之小影也，故可類推。

賈母扶了珍珠回去。此珍珠，必是補襲人之缺者，故仍以襲人舊名名之。鳳姐既命平兒送紅給寶玉包花作賀，又令平兒私囑襲人。此花開得奇怪，鉸塊紅綢子掛掛，便應在喜事上去。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。雖無恐懼修省之言，處置尙屬不卽不離。畢竟鳳姐兒能。

寶玉因賈母來看花，脫換衣服，致將通靈寶玉失去。是海棠不但爲妖，且爲祟矣。古語云：庭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信然。

襲人受王夫人付托之恩，又擅寶玉專房之寵，何以寶玉脫衣換衣，全不照管，致失通靈。罪烏能逃。然罪不在今日也。蓋金鎖定而寶玉自不能留。照管

雖勤無益也。然則襲人之罪。失於照管小。作合金鎖大。衡情定罪。當從寶玉毀口剖心之律。

李紈欲衆丫頭脫衣搜檢。真是無聊之極思。探春阻之宜哉。

探春與衆人都疑心賈環使促狹。非以平日可疑而疑之耶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。

探春命平兒悄悄叫過賈環來。問他可曾見玉。說亦委婉。乃賈環登時發作。拂袖而去。且激怒於其母。小子好大牌氣。

賈環道。他的玉在他身上。看見不看見。該問他。怎麼問我。捧着他的人多着咧。賈環但知捧寶玉之人多。尙不知有二兩月銀之翹楚。聞賈母此言。能無愧死。

襲人聽說王夫人來了。自覺無地自容。及王夫人進屋坐下。叫襲人。慌得襲